



蜂鸟

无畏向前 勇于后退

VOL.001

The
Original

源源本本

Post90s
90后新概念

Essays
散文卷

蓓蓓 主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VOL.001

源源本本

90后新概念 散文卷

蓓蓓 主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源源本本: 90 后新概念. 散文卷/蓓蓓主编.——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5.10

(蜂鸟系列)

ISBN 978-7-5548-0815-3

I. ①源… II. ①蓓…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6770号

策划制作: 北京玉兔文化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陈定天 蚁思妍 田晓 高斯

特约编辑: 马璇

责任技编: 杨启承

内文插图: 车路

装帧设计: 少年保持计划

源源本本: 90 后新概念 散文卷 (蜂鸟系列)

YUANYUANBENBEN: 90HOU XINGAINIAN SANWEN JUAN (FENG NIAO XILIE)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大兴亦庄工业开发区凉水河一街八号)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51 000字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815-3

定价: 32.8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邮箱: 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15809



源源本本 2

阿步 // 麻雀在窗台上飞来飞去。它们好像知道我内心的不安静



白色秋天 8

董超楠 // 她总是在不远处看着我。就像落叶看着大树一样

天堂马 20

刘彦雯 // 而我们睡过了夏却在秋天觉醒了



春天的十八个瞬间 28

陶浪 // 世界上被忘掉的书会有多少？世界上被忘掉的人会有多少

喵小姐 45

正年 // 这是白天的味道，我们总要与曾经的自己相爱

放羊的雪山 50

王秋声 // 灵山里住着美丽的仙子，只要找到仙子，她就能帮你解除疾苦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64

林晨 // 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暖冬 71

赵丹盈 // 我以一个“密码”为借口陪伴你左右，你是我最不愿想起却又最不愿舍弃的牵挂

葡萄树下的瓦屋女主人 82

李婉嫒 // 她等一个人，等一群人，等一个人，再等几个人。最终，倾尽余生



柏林，不只是一道墙 92

孟祥磊 // 这道墙就像是一面滤镜，四下张望时，总有滤镜添加的色彩

一路牛津 100

郑鹤逸 // 两个月来，我的生命缩小了存在感；而在此刻，骤然形成了宏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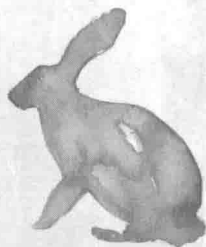


被掏空的村庄 106

周齐林 // 故乡隐隐咳嗽着，脉得微弱，面色苍白如纸

三个疯子 120

朱昊晨 // 天哪，我在心里叫着，从此我认识三个疯子了





Chapter
6

在所有动人的故事里，
我们最期待的是结局



Chapter
7

吹过海的风和
跨过山的云才是最美



Chapter
8

每一粒尘埃
都是你孤独的痕迹



Chapter
9

何·心



Chapter
10

直到我找到自己，
我才发现了全世界

后会无期：如何写好一首叙事诗的结尾 148

赵燕磊 // 最好的语言是暧昧的，最好的幽默结束于欲言又止

一花一世界 154

刘桂珠 // 宫二小姐的快乐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不舍得离去

《大象》——杀戒 158

马小淘 // 我看到残忍的事实，我不知道理由

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海岸山脉 164

陈子凡 // 我们心里似乎都藏了一咫尺，丈量目及之处

时间的味道 180

单超 // 任何人的消逝都于时间有损，会在时间里留下一道窄小的裂隙

南京记忆 184

陆俊文 // 它既是古朴的，又带有那么点桀骜不驯

劳劳送客亭 191

王萌萌 // 这个城市所消失的一切，已能够让我荣耀终生

此花不与群花比 196

曾少令 // 这个宋代的奇女子，完美地向后人描绘了婉约千年无与伦比的美丽

爱与痛的边缘 202

曾少令 // 生于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想象中的完美朋友，可以让我既不 lonely 也不 alone 吗 210

二多 // 如果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需求，就要积极去对待

抑郁症是个冷笑话 213

二多 // 而我，终于要谈谈我自己的这个问题了

你要过得比我好 215

维以不永伤 // 现在的我和未知世界的你，永远不要失去联系

风里的里程 220

陈缺 // 母亲对我说过，这个时刻诞生的风注定拥有一颗冒险的心

以一棵树的名义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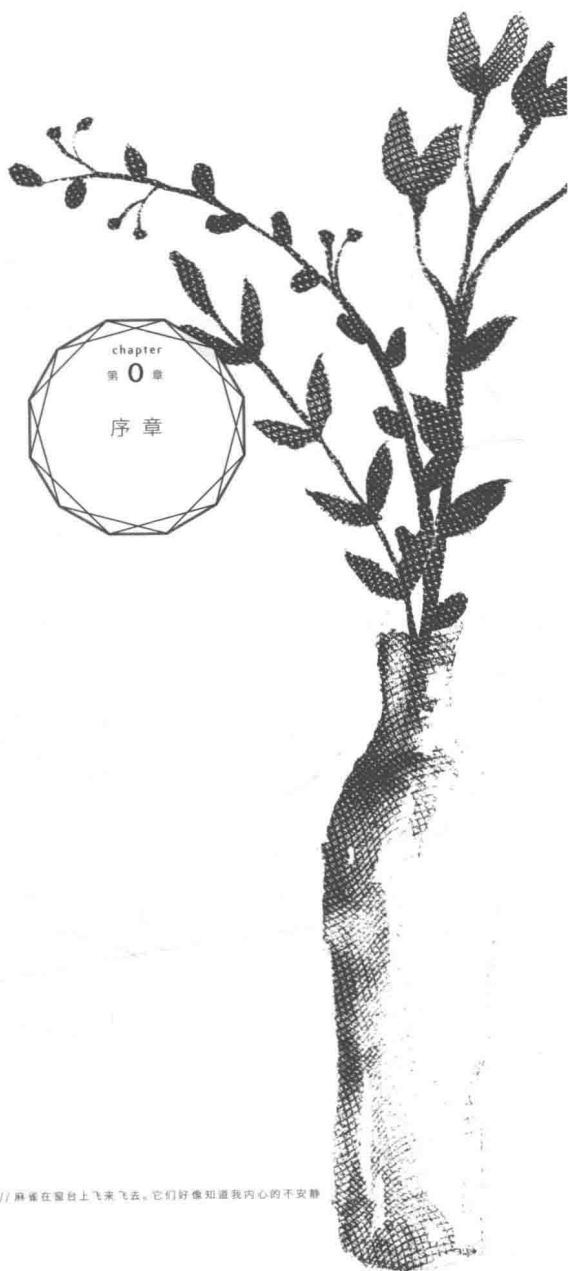
李靖财 // 我情愿自己化身成树，重新以一棵树的名义活着

单曲循环 230

丁鹏 // 你的美丽印在我心里，藏在我诗里，人生的逝水流年有什么关系

太阳晒出的童话 244

岳冰 // 从前咱们这儿出过一个天才叫阿强，他是奔跑着死去的



源源本本

阿步

// 麻雀在窗台上飞来飞去。它们好像知道我内心的不安静。

源源本本

文 / 阿步



阿步，青年作者。文字散见于《人民文学》《特区文学》《诗选刊》《语文报》《右边》等报刊。

曾获第三届万松浦文学新人奖。著有电子诗集《白马少年》《把你种到另一个星球去》。现居河北沧州。

—

这个下午，堂屋里依然有人打麻将。他们不停地说话，不停地拍桌子。这一切，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我在里屋都能想到他们热火朝天的场面。

这个冬天的下午，阳光很好，麻雀在窗台上飞来飞去。它们好像知道我内心的不安静。

他们也不安静，稀里哗啦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点燃一根烟。

二

这是新年的第二天。其实，对于新年，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它就是平常常的一天，24小时。虽然这样，我还是会给一些朋友发去祝福短信。我不在乎，并不代表别人也不在乎。

但是我始终不明白，电视里为什么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要因为这一天的到来而欢呼雀跃。我不禁怀疑，这一天，他们中到五百万元的彩票了吗？

三

出去上厕所，我家的狗一直跟着我。每次我回家，它都跟着我；每次回去，它都送我很远。

它是一条普通的黑狗，但越长越帅。记得去年它来我们家时，那么孱弱，浑身的毛脏兮兮的。现在，它在雪地里，看上去俨然一副将军的威风模样。它长大了。

它在我家长大真是不容易，我家很少能养住猫狗，凡是到我家的猫狗都没什么好下场。但是它挺过来了，虽然这将近两年的时光里，它也经历了生死考验，在鬼门关转悠了几圈，但是它毕竟长大了。

祝贺你，小家伙。

四

大奶奶老的不成样子了，头发披散着揣着手坐在炕头上。她满脸的褶皱，越陷越深，好像是从骨头里往外长的。

屋子里的光线不好，这给大奶奶平添了几分诡异的气息。我凑到她跟前问她是否还认得我，她点头，从干瘪的嘴唇挤出几个含混的



声音：“俺家的。”

她已想不起我叫什么了——尽管这个名字是她帮我取的。

她看我抽烟，就把我手中的烟要去了，狠狠地抽了几口，抽得一点不剩才把烟头儿扔掉。当时我身上没有带着烟，若是带了，就给她撂下了。谁知，她刚扔了烟头儿没多一会儿，就挤出了几个干瘪的声音：“我头晕了，我头晕了。”随后，她就向墙角的被褥挪腾，躺下，摇着脆弱的手臂，说：“不抽了，不抽了。”

大娘在一旁说：“老了，傻了，都拉了好几次裤子了。”

外面的阳光那么明媚，我忽然想起大奶奶以前的样子，那么干净，那么利落。

她是河间城里的大家闺秀，他的夫君——我的大爷爷曾是跟随蒋经国的文将。

她风光过。而如今，她不折不扣地成了时光的战俘，任凭其摆布。

世事无常，造化弄人。

五

又看到了我小时候的一对扇贝。

据说那片地曾经是一座庙宇，不知道那是哪朝哪代的事了。从我记事起，那片地里就有很多的碎瓦片，还有贝壳。这对扇贝就是我和弟弟在那里挖的，好像还挖出了一个坛子什么的，不过里面并没有金银财宝。

那时候，我十多岁，我们还拥有着武侠梦，以为世上还存在着飞檐走壁的功夫。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对扇贝也被小孩子摔得残缺了。如果我在家，我肯定不会让这些小孩子靠近它们的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它们于我的意义。可是，它们已经到了别人手里。

我想夺过来。可是想想，和孩子争什么呢？

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孩子。

我可以把它们放在我的小柜子里好好地保存十多年，这帮小家伙，能吗？

我是真的心疼。

六

我今年异常的怀旧，最近买的几本书都是曾经看过的。包括余华的《我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米》、落落的《不朽》、颜歌的《异兽志》、蒋峰的《维以不永伤》，还有池莉和迟子建的小说集……多是年少时看过的书，只是当时都舍不得买。其实，还想买徐则臣的《午夜之门》，只是已经没有人卖了。

我不怕别人笑话我一把年纪了还看这些书。我知道我自己正在渐渐老去。直到有一天，我老到再也不能老了，我还愿意想念这些故事、这些文字。

其实，我不想老。我有一张不老的脸，我就是自己诗句中“永远的少年”。

七

好久没有放开跳舞了——上次是在孟村采风时，在那里的文化广场上。阿钰和树江就在一旁，我都没有发觉。

今天我又跳了一次，在看东方卫视跨年晚会重播的时候。看到韩庚和李准基在跳，我也就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这让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老掉。

我跳的时候，胡子拉碴的老爸在一旁一直撇嘴。我停下来，把门关上了。

我忽然想起我初中时候，作文得了一等奖，他骂了我一顿，说我不务正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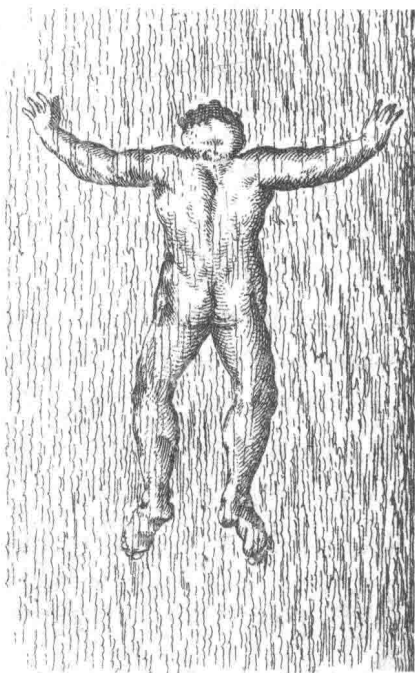
八

稍微说一下去年吧。我竟然原地未动，我竟然一部小说也没写，我竟然还活着。

我开始远离一些人，我开始珍惜一些人。

我开始觉得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是什么坏人。

天气太冷，冷得让人不想多说些什么。就这样。





Chapter

第 1 章

再热闹的青春，
也要学会孤独



白色秋天

董超楠

// 她总是在不远处看着我，就像落叶看着大树一样

天堂马

刘彦雯

// 而我们睡过了夏却在秋天觉醒了





白色秋天

文 / 董超楠

董超楠，1992年生，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蒙古族，笔名瘦鱼。曾就读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秋天，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呢？

小艾单手撑着下巴，右手心里握着的画笔轻轻地叩着画板。“是收获季节里温暖的金黄色，还是入冬前萧瑟寒冷的灰蓝色呢？”小艾快要想不下去，左手胡乱地揉搓着额前的刘海。

“哎，我说你，不就是幅画么，至于搞得这么复杂么？秋天就是秋天，有秋风有落叶的就是秋天。”文杰不耐烦地比画着，“我说姑奶奶，你再画不出来，看你怎么和老师交代。”文杰动作娴熟地将今天新进来的颜料放整齐，然后抄起笤帚簸箕开始最后的清扫。小艾垂着脑袋朝文杰的方向撇撇嘴，心想难怪你只有打扫画室的份。

晚上的风有点清凉，夜幕笼罩下的县城显得特别空洞。微黄的路灯光，街道边零星掌灯的店面，还有脚下偶尔飘过的落叶，带着一点病态的黄。小艾下意识地抱起胳膊，晚风使她的手臂泛起细密的疙瘩。“冷吗？我的外套给你吧。”文杰右手扶着车把，左臂利索地从袖管里脱离出来，然后换手，衣服递到小艾面前。“谁稀罕穿你的衣服啊，臭死了。”小艾执拗地撇过头。视线里是被装潢成大树形状的咖啡屋，爬山虎的叶子细细密密地从房顶垂下来，触角及地，墙壁是挺拔茂盛的树干模样，远远看起来就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很不合时宜地站立在这个萧瑟的季节。写着招工字样的木板挂在树杈上，在秋风里颤抖着。

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四年前吧，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那天刚放学，就被文杰拉着绕过学校后面的废弃操场，然后穿过一条长长的巷子来到街角。那是个冬天，整个世界蔓延着一种不着边际的白，只有这棵站立在街角的突兀的“大树”上还偶尔露出一一点浓郁的绿色。

“好看吧，嘿嘿……”文杰搓着冻得通红的手，嘴里不停冒着白气，瞳孔里倒映出来的却是对面广场上的冰灯。

“嗯……”小艾小声答应着。咖啡屋最角落的落地窗，“苔藓”把窗子包裹出一个怪异的形状，坐在窗子里面的少年，长长的咖啡色围脖垂在腿上，时而低头好像在写什么，时而抬头忧郁地望着窗外。“真好看……”小艾忍不住补充道。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对这个咖啡屋产生兴趣的吧，抑或是，咖啡屋



里面的人。从那以后，咖啡屋成了小艾每天放学后必须经过的地方。起初还骗文杰说是跑来看冰灯，最后索性甩掉文杰一个人跑过来。对面的广场上一棵粗壮的大树和咖啡屋并排而立，躲在大树后面朝对面看的时候刚好是少年英俊的侧脸。偶尔也会迎上少年无意转过来的目光，交错之后小艾不知所措地躲起来。

被他发现了吧？他看到我了吧？

他要是知道我在看他了怎么办？

他要是压根不知道我的存在怎么办？

好像一根麻绳在心里拧着劲，自己也不知道是更希望哪一头冒出来。

“他真好看啊！”小艾在心里想。如果不是因为还小，如果不是因为不懂得什么叫作青春期里莫名萌生的情愫，她也不会笨到在寒冬里站在一座岩石后面观望而不走进咖啡屋近距离地接触吧。直到冬天过去，漫无边际的白色融化在土壤里，直到世界重新给“大树”咖啡屋刷上绿色的背景，直到那些绿色又开始在秋风里萧瑟。

“不进去坐坐么？”声音响起来的时候小艾正躲在岩石后面朝咖啡屋里张望，空荡荡的落地窗被秋日的阳光折射出寂寞的颜色。小艾吓了一跳，回过头的时候，咖啡色及腰的长围脖让她瞬间红了脸。

“没有味道啊，我昨天才洗过的呢。”文杰边说边把鼻子凑近闻了闻，露出尴尬的表情。

“我开玩笑的啦……”小艾忍不住笑出来。

“那你倒是穿上啊，都入秋了还总是忘记穿外套，没有我你要怎么办啊！”文杰像是命令又像是恳求一样的口气。

小艾有点不开心这样子的说法，沉默了一会，突然说：“我要去咖啡店打工。”

文杰诧异地看着她，发现小艾明显地露出了不悦的神色后，文杰也就没敢再多说什么。只是自顾自地把外套披在小艾身上。“你们女生啊，总是只顾着好看就忘记要好好照顾自己。”文杰还是没忍住地小声嘀咕着。

“要你管。”小艾有点被惹怒了，脱下外套丢给文杰一个人大步地走开了。

“女生的脾气啊，还真是……”文杰无奈地想，还是骑上脚踏车追了上去。

“不冷么？”少年温柔的声音飘过来。“拿铁怎么样？”

“嗯……”小艾小声答应着。该怎么去形容他的声音呢，温柔？绅士？温暖？是在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还是让她忍不住勾起嘴角的声音。小艾羞涩地点头。不太敢直视他的眼睛，却不小心注意到他明亮的瞳孔和狭长的睫毛。以前总是和文杰待在一起。从来不知道男生还可以有这么好看的眼睛，比天空晴朗，比湖水明镜，好像里面有一个单纯独立的世界，清晰明亮，可却谁都看不透。

“喏，我的外套借你好了。”少年绅士地为小艾端上咖啡，看着小艾瘦小的身材补充道。“这么冷的天，你穿得太少了，女孩子呀，总是只顾着好看。”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说给小艾听。而此刻的小艾，不知道是沉浸在少年温柔的声线里，还是陶醉在他明亮而深邃的眼眸里，忘记推辞，也没有道谢。低头喝着咖啡，脸蛋越来越烫。

怎么会这样子呢？都不像她了啊。

身体里的某根神经不小心搭错了方向，总觉得哪里不对却又找不到那个发生错误的点，整个人开始稀里糊涂地凌乱着。这样的日子有一年了吧，在放学之后故意绕到咖啡店前，习惯性地在大树后面偷偷地看他几眼。他是爱极了那个座位的吧，不然怎么会几乎每天都在那里呢。他抬头的时候视线里经过了怎样的风景，他低头书写时笔下又记录了怎样的画面，还有他偶尔低头浅笑时，又是谁牵起了他慵懒的嘴角呢。这些没来由的想象和猜测像是飘摇在沙漠里的一颗种子，没有供它停靠栖息的地方也得不到任何滋养。直到少年出现在身后的那天，才开始慢慢具象成为一句简单的你好，一杯温热的咖啡。以前不被察觉的感情开始不安分地生长出轮廓。

忘了那天是怎么离开的，少年的衣服穿在身上厚实而温暖。淡淡的咖啡香萦绕在鼻息，这个味道就叫拿铁吧，好像是他最钟爱的口味呢。

“哎，你脑袋是发霉了啊，放着最爱的美术班不去上居然跑来咖啡店打工，又不缺零花钱啊。”文杰自顾自地絮叨着，他总是理解不了小艾



突如其来的奇怪想法，但是又从来阻止不了她。小艾真是个人人摸不透的女孩子啊，文杰是这样觉得的，虽然搞不懂，但还是因为她不同寻常的创造力而觉得她和别人不一样。

“你管我呢！”小艾灵活地从脚踏车后座上跳下来。“你快去上课啦，别忘了帮我签到啊。”冲文杰做个鬼脸然后跟他道别。文杰只得不明所以地搔搔头发。“随便你啦，不过你的画要是再不交，老师真的不会放过你的啊。”

一转身就看到了萱姨笑盈盈地在门口迎接她的身影，小艾也冲萱姨俏皮地笑，各自散发着温暖的气流。

“男朋友？”萱姨打趣道，眼神指向文杰离开的方向。“唔？哪有啦，他是我一起长大的邻居啊，关系很好所以做什么都一起。”小艾有点难为情地解释。“呵呵这样子啊，依我看，他肯定是喜欢你呢。”

……

小艾随着萱姨进屋，熟悉的味道钻进鼻孔里。嗯，这里还是老样子呢。

“喏，这就是你全部的工作了。”萱姨指指桌子上的乳白色封皮的笔记本，对小艾微笑着说：“只要把昨天的账目核对好，然后跟月营业账单照抄到一起就好了。”

“嗯？只是这些么，我还以为要招呼客人嘞！”小艾有些难以置信。看着桌子上熟悉的笔记本，心里的感觉说不出来应该是失望还是窃喜。

那是他以前用过的笔记本啊，却原来他只是在记录咖啡屋的营业账目。本来有些浪漫的幻想，却一下子被这些密密麻麻的规整的数字打破了。

“所以……我可以坐那个位置么？”小艾指指角落里落地窗前的位置，试探性地问道。萱姨眼神黯淡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光彩。“嗯……如果你喜欢的话。”

小艾讪讪地在落地窗前的位置坐下，她尽量模仿着他以前的坐姿，他端咖啡的姿态，以及他望向窗外的角度和神情。就好像，自己也可以变成他一样。视野里是自己走过了四年的街道。才是初秋时节，黄黄的叶子就铺了满地。清洁工将它们扫到大树底下堆成堆，树叶也只有在这样的時候才会最贴近树根吧。可是明天，它们又要被城里的垃圾车收走了。小艾